

祝融葬尺

之

晋书

卷四

华佗、刘伯温遗书

鲁班良◎著

西晋郭璞祝由葬尺重现人间……
208—1375—1975
中国往事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鲁班尺◎著

青樓百夜
祝由葬凡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囊尸衣. 3, 祝由葬尺 / 鲁班尺著. — 郑州: 河南
文艺出版社, 2008.6

ISBN 978-7-80623-981-0

I. 青… II. 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3878 号

作 者	鲁班尺
出版统筹	单占生 丹 飞
选题策划	陈 静 丹 飞
责任编辑	崔晓旭
特约编辑	茅 道
美术编辑	李定斌
封面设计	回归线视觉传达
责任校对	晓 娟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www.hnwycbs.cn
承印单位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mm × 1000mm
印 张	18.25
字 数	330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981-0
定 价	26.80 元

目 录

- 第一百四十一章 徽式庄园 /1
- 第一百四十二章 荆太极 /5
- 第一百四十三章 交易 /10
- 第一百四十四章 鼻涕虫 /15
- 第一百四十五章 猪哥佛 /19
- 第一百四十六章 偷渡香港 /23
- 第一百四十七章 恐怖的巨鼠 /28
- 第一百四十八章 夜探南山村 /32
- 第一百四十九章 场长 /37
- 第一百五十章 认尸 /41
- 第一百五十一章 尸衣 /45
- 第一百五十二章 “巨人”之死 /48
- 第一百五十三章 探长的发现 /52
- 第一百五十四章 太平绅士 /55
- 第一百五十五章 人猪情未了 /60
- 第一百五十六章 祝由散 /64
- 第一百五十七章 幻象 /69
- 第一百五十八章 颠倒之术 /73
- 第一百五十九章 菜花之死 /78
- 第一百六十章 客家寮 /82
- 第一百六十一章 出逃 /86
- 第一百六十二章 监视 /90
- 第一百六十三章 中阴身 /95



青囊尸衣 之 祝由葬尺

- 第一百六十四章 痴情男儿 / 100
第一百六十五章 郭公葬尺 / 104
第一百六十六章 鬼婴大闹九龙城 / 108
第一百六十七章 复活 / 112
第一百六十八章 师徒 / 116
第一百六十九章 精神分裂 / 120
第一百七十章 童尿青痰 / 124
第一百七十一章 半岛酒店 / 128
第一百七十二章 祖母绿 / 132
第一百七十三章 王婆婆 / 136
第一百七十四章 下毒 / 141
第一百七十五章 何五行 / 146
第一百七十六章 中国远征军 / 150
第一百七十七章 暗算 / 154
第一百七十八章 挟持 / 158
第一百七十九章 愤怒的鬼婴 / 162
第一百八十章 返乡 / 165
第一百八十一章 复仇 / 168
第一百八十二章 手术室 / 173
第一百八十三章 老祖 / 176
第一百八十四章 髯翁道长 / 181
第一百八十五章 窃听 / 186
第一百八十六章 下葬 / 190
第一百八十七章 重返南山村 / 193
第一百八十八章 祸从天降 / 197
第一百八十九章 巴人魂 / 202
第一百九十章 祝由十八式 / 206
第一百九十一章 庐江 / 210





第一百九十二章	金牛山/214
第一百九十三章	孙大牛/217
第一百九十四章	饥饿的沈才华/223
第一百九十五章	山人探路/227
第一百九十六章	山人蒙难/231
第一百九十七章	木僵人/235
第一百九十八章	血染太极晕/239
第一百九十九章	山雨欲来/244
第 二 百 章	偷袭南山村/248
第二百零一章	血色清晨/252
第二百零二章	散功/256
第二百零三章	陌路/260
第二百零四章	相认/264
第二百零五章	痴心不改/267
第二百零六章	乾老大/271
第二百零七章	劫持/275
第二百零八章	人性的面具/278
第二百零九章	恶有恶报/281
第二百一十章	背井离乡/284

第一百四十一章 徽式庄园

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寒生一行人终于回到了南山村。

村东头的三间草房不见了，那儿坐落着一座崭新的徽式庄园，白墙灰瓦，飞檐翘角，树影婆娑，朱红色的大门，一对青石狮子蹲坐两旁，气派非凡。

寒生揉了揉眼睛，莫非走错了？这是南山村呀，村东那山坡、野地和小树，都是再熟悉不过的，可是那三间草房呢？

朱红大门的门缝中露出一只黑狗的脑袋，警惕地盯着这一群不速之客，然后跑回院子角落的狗舍内，叫醒了正在打呼噜的笨笨。笨笨打着哈欠，懒洋洋地伸了伸四肢，突然一个激灵，鼻子嗅嗅，“嗖”的一声蹿了出去，直奔大门。

寒生正在诧异之际，那熟悉的黄色身影已经扑了上来，硕大的舌头热乎乎地舔在了寒生的脸颊上。

“笨笨！”寒生惊喜地叫道，他看到了大黄狗脸上激动的泪水。

马背上的首领懒散地抬起头望了一眼，笨笨突然想起自己曾被拔毛的痛苦经历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它大吼一声撇开了寒生，毛发直立着便朝阴蝠首领扑了过去。

“笨笨！”寒生急忙喝止，口中说道，“笨笨，那是一次误会，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。”

笨笨扭头朝大门口“汪汪”了两声，黑狗犹豫着迈着小步慢慢地走了过来，眼睛偷偷地瞥了寒生一眼，怯生生地站在寒生的面前。

寒生惊奇地望着笨笨，诧异道：“咦，一个多月不见，笨笨有女朋友了？哈，原来还有了身孕呢！”

笨笨低着头，显得有些腼腆和尴尬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大门从里面拉开，身着蓝印花布夹袄的兰儿正惊喜地望着他……

“兰儿！你……这是？”寒生心中怦怦跳着，急切地奔了过去。

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兰儿幽幽说道，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。

“兰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寒生急切地说道。

“寒生，是你吗？”院子里传来那熟悉的声音，朱医生匆匆走了出来。



“老爹！”寒生叫道，眼眶里已噙满泪水。

朱医生看上去苍老了许多，鬓角已经斑白了。

“快进来说话吧，他们是同你一起来的？啊，还有刘今墨和吴先生。”朱医生惊奇地望着门外这一大队人马。

众人陆陆续续走进了庄园，院子好大，连马匹也都拉了进来。

大家来到客厅里落座，兰儿沏上了土茶，吴楚山人夫妇也闻讯赶来。朱医生这才向寒生讲述了自他走后，家中所发生的这许多事情。

朱彪一直闷闷不乐地坐在客厅的角落，身旁是低着头紧紧抱着孩子的沈菜花。

“朱队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朱医生注意到了朱彪的反常表现，问道。

朱彪的表情有些尴尬，嘴里嗫嚅着。

寒生明白朱彪的心理，回到南山村，又落入了孟家父子的势力范围内，而沈菜花又是孟红兵死去的老婆，更要紧的是，孟五两个人均死于卧龙谷中，朱彪回来的消息若是传出去，必然死路一条。

“朱彪，今晚上就先住在这里，让我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只有替那个孟家少爷治病，来换取他们放你和菜花一马。”寒生安慰道。

“不，不要让孟家父子好过！他们是凶手，是杀人犯！要让他们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之中！”朱彪声嘶力竭地喊道。

“那你和菜花怎么办呢？”寒生问道，随后自言自语叹息道：“还有，就是沈天虎那儿……”

“不！才华是我的儿子，我千辛万苦找到他回来，谁都不给！”朱彪激动得泪光闪动。

“可小才华确实是沈天虎婆娘生下来的。”朱医生也感到此事非常棘手。

“不！他是菜花的亲骨肉啊……”朱彪竟然恸哭起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突然，他激动万分地站了起来，一把抓过小才华，将其小屁股给大家看，在孩子的一侧屁股蛋子上，有一个红色的梅花形胎记。之后，他又拽过来表情漠然的沈菜花，拉下沈菜花的裤子，沈菜花竟然没有作丝毫的反抗。

在沈菜花的屁股上，生着一模一样的梅花形胎记，鲜红欲滴……

众人惊讶之中面面相觑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

这时，吴道明开腔说话了：“沈天虎夫妇的那个女婴早已经被李代桃僵了，小才华目前体内从神经系统到皮肤上的遗传已经完全是沈菜花的了。鬼胎的说法在民间流传久远，从风水学的角度上来看，十煞之地白虎衔尸的阴气促成了沈菜花的怨气



不散，大凡勒颈而死的人都会残留一口气，而沈菜花的那一口怨气下沉保护住了胎儿。世间事，巧就巧在这个可怜的女人葬下去不久，就遇到了与她怀孕期相差无几的沈家婆娘，多番巧合导致了顺利过胎，小才华借体重生了。在沈家婆娘的腹中，小才华的神经系统谋杀了原来的那个女婴，恢复了自己的生物磁场，因此，这婴儿只会与沈菜花心心相通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小才华应该是属于沈菜花的。”

吴楚山人看了一眼沈菜花，想起朱彪家那次深夜里的血腥杀戮，有些诧异地问道：“荫尸历来是十八种尸变中最凶悍的一种，可是如今看她却似乎异常温顺，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？”

吴道明不愧为“岭南第一风水师”，立刻解释道：“沈菜花自从见到了孩子，那种母爱的力量逐渐地削弱和融化了荫尸的戾气，因此变得越来越温顺，可是她能够存活的时间也就越来越短了，最后会自脚下烂起，当她的怨气完全消失的时候，她又将重新变成一具腐烂的尸体。此刻，她已经无怨无悔了。”

“真是太凄惨了。”师太听着已经滴下了眼泪。

吴道明点点头说道：“寒生，明天早上，我和师妹就南下广东，偷渡返回香港，寻找明月的下落，另外希望能够打听到我师父的那位姓白的红颜知己，如果她还在世的话。”

寒生道：“如果找到马上通知我，我会即刻赶去见那白姓婆婆，请教祝由科方面的几个问题。”

“我们全家可以跟你一起走吗，吴先生？”朱彪怯生生地问吴道明。

吴道明愣了一下，未置可否。

“你不是在香港的半山上有座大房子吗？还有好几千万元港币，养他们三个人没有问题吧？”师太拽了吴道明一下，说道。

吴道明望了望沈才华，心中犯了寻思，这鬼婴日后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，万一来个大闹香港，吸血吃掉个把人，自己可是要吃官司的。

“好吧，既然有缘，你们就和我俩一起走吧。”善良的师太说道，她以为吴道明不吭气是担心会影响他和自己的两人世界，便抢先代他应承下来。说心里话，她是真的非常喜欢婴儿沈才华。

吴道明见师妹已经同意了，于是笑一笑，也不好再反对了。

寒生高兴地说道：“这样子最好啦，朱彪既躲开了孟家的追杀，又有可能遇上白婆婆，万一能治沈菜花，岂不是一件美事？”

众人均认为此主意甚妥。



“我也想去香港。”残儿突然说道。

吴道明愣了一下。

寒生闻言心中不由得叹息起来，这残儿对明月依然还是痴心不改。

“残儿，”寒生顿了顿，说道，“明月始终对黄建国一往情深，恐怕……”

“我只想帮助吴先生解救明月出来，见她一面，残儿此生再无牵挂。”残儿坚定地
说着，眼圈红红的。

师太深受感动，动情地拉住吴道明的手说道：“道兄，就成全了他吧！”

吴道明朗声一笑，道：“好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残儿就同我们一道走。说心里话，我可不愿意师妹的徒儿嫁入狼子野心的黄家，那黄建国哪里是什么好东西？看他对黄老爷子下手的狠毒劲儿，善良的明月若是落到他们手里，肯定是生不如死，残儿，我帮你。”

是夜，狂风呼啸，那是来自北方的冷空气，月光更加清凉萧瑟。吴道明看师太已经熟睡，自己悄悄地起身下地，抱着衣服出门来到了回廊上。

他迅速地穿戴整齐，伸手入裆摸了摸，还好，已经陆续长出了些新的阴毛，尽管短些，还是可以作为阴锥来使用的。

吴道明轻轻一跃，纵身上了屋脊，然后向东北方向疾行而去。

第一百四十二章 荆太极

月白风清，吴道明一路疾行了一个时辰左右，前面已经望见了灯光寥寥的婺源县城。

那所深宅大院，高高的围墙，石阶上的两扇大门紧闭着。此刻夜深人静，附近巷子里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。

吴道明纵身跃上墙头，翻身进了院子里，蹑手蹑脚地潜入中庭，沿着回廊绕到了后面的那排正房前，发现客厅里还亮着灯光，里面传出说话的声音。

他轻手轻脚地贴近前，眼睛向花窗内望去。

黄乾穗坐在太师椅上，旁边是他的小舅子孟祝祺，两人正在饮酒。

“姐夫，我们何不今晚就行动呢？朱彪也住在寒生家里了，另外，男男女女的还来了不少人，还有几匹马，负责监视那所房子的人回来说，肯定是朱彪，但是没见到这群人里面有孟五他们两个，我让他回去继续盯紧了。”孟祝祺说道。

黄乾穗饮下一小杯酒，缓缓说道：“深夜去寒生家里抓人，肯定会引起寒生的反感，目前他还有利用的价值，首长前两天还专门打来电话询问他的情况。抓朱彪一定要秘捕，不能惊动他人，清楚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姐夫。”孟祝祺回答道。

“明天上午，我亲自同你去见寒生，要搞清楚同他一起回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，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严峻啊！”黄乾穗吩咐道。

“是，姐夫，建国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吗？”孟祝祺问道，并恭敬地斟满了酒杯。

黄乾穗端起酒一饮而尽，脸上红光满面，道：“还在中央党校速成班学习呢，他那个班上的学员个个都是有后台的，将来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上了，当然，是在建国的领导下。”

“嘿，但愿这日子早一天到来。”孟祝祺兴奋地一仰脖，一杯酒直接倒进了喉咙里。

这帮狗官，还梦想着黄建国称帝呢，老爷子头下脚上葬入了太极阴晕，阴阳倒错，黄建国没得指望了。吴道明想着，同时伸手进裆，忍痛拔下两根刚刚生长出来的嫩毛。他在犹豫不决，是否应该出手击杀这两人。



“哦，对了，建国说，要把缴获吴道明的那些太极卵尽快送入京城，以作疏通上层之用，你就去到保险柜里把它们统统拿来。”黄乾穗吩咐道。

“好的，我就去给姐夫拿来。”孟祝祺说着站起身来。

吴道明此刻心中主意已定，于是隐身到了暗处。

孟祝祺走出房门，似乎感觉到风凉，脖子一缩打了个冷战，随即快步向东偏房走去，那里是黄乾穗的书房。

书房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开国大典的画像，孟祝祺轻轻地移开画像，墙壁上有一个小木门，木门里藏着一个保险柜。他轻轻地转动着密码刻度盘，左右三次，打开了保险柜，从里面拎出来一条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，然后重新关好保险柜的铁门，画像恢复了原位。

这里面盛的就是那二十七枚五色太极土卵。

孟祝祺嘿嘿一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吴老道啊吴老道，还有那个不安分的老尼姑，算下来应该早就毒发身亡了。哼，这就是叛徒的下场！”

吴道明出现在房门口，运足真气，摊开手掌，奋力将两根阴锥吹出……那两根阴锥晃晃悠悠地刺入了孟祝祺后颈上的左右风池穴，此乃人身三十六死穴之一，他的延髓会受到阴锥的强烈刺激而立刻昏厥。吴道明心中发出了快意的冷笑。

不料，孟祝祺并没有应声而倒，反而是伸出一只手朝后颈用力拍去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口中喃喃说道：“奇怪，往年这个时候不该有蚊子呀？”

吴道明大惊，阴锥乃是自己的成名暗器，竟然奈何不了孟祝祺，这可怪了？事不宜迟，他立刻抽身上前，右手五指拢成鹰爪状，重重地点在了孟祝祺位于第五胸椎棘突旁寸许的心俞穴上，该穴也是人身要穴，属足太阳膀胱经，击中后可立时导致休克。

孟祝祺这次终于倒了下去，甚至口中还吐出了白沫。

吴道明想想，现在若是杀了他们算是便宜了他们，要让黄乾穗、孟祝祺亲眼看到，他们处心积虑的阴谋到头来是如何竹篮打水一场空的，那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。

吴道明拎起那条帆布袋，往肩上一搭，出门纵身跃过围墙，深提一口真气，疾奔出城而去。

黄乾穗久等孟祝祺不来，心中犯疑，于是亲自过来书房，一眼便瞥见孟祝祺昏倒在地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忙喊来前排房子里的司机警卫，将其抬到床上，立刻打电话召来了那个人民医院的荆院长。

院长检查了孟祝祺的身体状况，感到有些奇怪，摇着头道：“血压正常，也没有中风迹象，先救醒再说吧。”他从急救包中取出大号三棱银针，刺入了孟祝祺的人中和十二井穴放血。过了一会儿，孟祝祺悠悠醒转过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黄乾穗问道。

“我……开始有蚊子咬我脖子，然后后背一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孟祝祺支支吾吾地说道。

院长掀起了孟祝祺的衣服，检查他的后背，在其第五胸椎棘突右侧约一寸半的地方，发现了一块紫癜。

“他是被人暗算，击中心俞穴而休克昏迷的。”院长神色郑重地说道。

黄乾穗闻言沉吟不语，默默地走出门，来到书房，警惕地四下里望了望，然后移开墙上的画，打开保险柜，太极土卵不见了……

黄乾穗满怀心思地走了进来，院长的手掌心里托着两根尾部打着卷的毛发。

“并没有蚊子叮过的痕迹，这是从他后颈上拔下来的，绝不是头发。”院长说道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黄乾穗惊奇地问道。

“这像是阴毛，但是奇怪的是孟主任的脖子上怎么会会长阴毛呢？”院长不解地说道。

院长名叫荆太极，原籍四川峨眉县，不过口音不重，此人和黄乾穗堪称莫逆之交，上次毒杀吴道明和师太的红信石就是荆院长拿来的。

离开了黄乾穗的深宅，荆太极手里握着那两根阴毛，心中疑惑不解。孟祝祺的脖子上是绝对长不出来的，而是有人以极高明的祝由外手法刺入了他的左右风池穴，那比头发还要柔软的阴毛如要扎进皮肉里，需要灌注极强的内力，毛似钢针一般方可，婺源不曾听说有这等高人啊！

阴毛，又称耻毛，是生长在人类外生殖器上和大腿内侧的硬毛发。细观此毛，拈在手指中为椭圆形，较普通人的粗壮了许多，说明此人雄性激素分泌极为旺盛，但其色斑白，毛囊也不甚饱满，看起来又是属于中老年男人的，一般已婚中老年男性，普遍肾虚，雄性激素几尽枯竭，所以，这是一个老年童子的毛发。

和尚道士？此地虽然寺观不少，但“文革”后期，和尚道士们基本上都已经还俗了，而且也没有听说谁有这么高深的祝由外术。

据自己所知，近一段时间内，外地来到婺源的老童子只有一个人，不但身怀高深武功，而且与黄乾穗和孟祝祺二人有嫌隙，那就是岭南吴道明。

黄乾穗已经将红信石分批量下进了他和师太的饮食之中，难道说他们还没有毒

发身亡？

荆太极忧心忡忡地返回了自己在医院内的单身宿舍，自己已经是奔五十的人了，依旧还是孤身一人。

祝由之术是最早的中原巫术，曾经是轩辕黄帝所赐的一个神职官名称，当时巫医合流，“祝”者，咒也；“由”者，病的缘由，以中草药和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称为祝由。能施行祝由之术的都是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，受人景仰，多由师父带徒弟的方式，口传心授，主要有下阴、入魔、念咒和舞作等，这些招式在现代已被认为是迷信。

所谓的“下阴”只是一种高度入静的表现，而“入魔”则是入静中的观想。许多气功修炼者都会将其看作是一种意念的方式，使人产生一些特异的功能，将人体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。

后来中医脱离了祝由科，导致祝由之术逐渐没落，最后渗入道家学说，演变为茅山及龙虎山的道术之中。

只有祝由十三科以外的一个秘密旁支在民间悄悄流传了下来，当今非但会此术的人极为罕见，江湖上甚至极少有人听说过。

阴阳锥之术，就是祝由外术中极高深的一种秘术，而且必须是多年的童子方能练成。

荆太极自己本身就是近五十年的童子之身，但师父却从来没有教过他阴阳锥之术，也许因为师父是女人，不太方便的缘故吧。

次日清早，荆太极独自驾驶着一辆破旧的救护车离开了医院，先西行朝景德镇，然后转往鄱阳湖方向驶去。

一个时辰后，救护车在一个山脉谷口处停了下来。

荆太极跳下车，举目四望，但见满山遍野都呈现出一片片红色和金黄色，晚秋初冬的江南山景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，他想起了杜牧的那首《山行》来，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

只有师父这样的世外高人，居于此等风光旖旎中，方显隐士之高雅呢！荆太极一面想着，一面朝谷中走去。

师父人称王婆婆，待人和气，甚少与外人交往，以至于没人晓得她老人家竟是数十年前的峨眉派名宿，更无人知道她还是中原祝由外术的传人。自己少时家境贫穷，

曾在峨眉山上的寺庙中做过小工，与师父有过数面之缘，自从四川中医学院毕业以后，便分配到了婺源县人民医院，有一次在此山谷中采药与师父偶遇，遂结下师徒之缘。

从此，自己方知世上还存在祝由外术这样一门异术。

谷中的草房前面的那潭碧水依旧清澈见底，山洞里流下来的溪水如同白练般，砸在潭中升腾起团团白雾。

老远望见小姑娘萍儿在草屋前面玩耍，身旁站着一个中年农妇。

“荆叔叔来了！”萍儿发现了信步而来的荆太极，蹦蹦跳跳地跑过来。

“哈，萍儿又长高啦！”荆太极笑着说道，想想自去年春节看过师父后，就一直再也没有来过了。

“婆婆出门去了。”萍儿撅着小嘴儿说道。

“哦，师父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荆太极悄声问道。

小姑娘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

“那位大嫂是谁？”荆太极问道。

“是婆婆找来看我的，就住谷外的那个村子里。”萍儿回答道。

荆太极走到草屋前，向那农妇打招呼。

农妇告诉他，王婆婆已经走了半个多月了，可能还要半个月才能回来，这期间就由她来照顾萍儿。

真是不凑巧，自己专门带来了自孟祝祺脖子上拔下来的那两根阴毛，准备交与师父验证是否就是阴锥，如果是，那说明祝由外术江湖上还有人懂得，如果两根阴锥是吴道明的，那么岭南吴道明是否又与师父存在着什么关系呢？

师父从来没有提到过。

第一百四十三章 交易

月落西斜时分，吴道明返回了南山村东头的庄园，看看四下里无人，便要提身上墙。

“道兄。”树后转出一人说道。

吴道明一惊，急视之，乃是师太。

“这么晚了，师妹怎会在这儿？”吴道明疑惑道。

师太走了过来，莞尔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道兄一起身，我就醒了，猜出道兄肯定到婺源复仇去了，本想随后跟去，不料一出来就发现有人在监视这栋房子。”

“哦，见到人了吗？”吴道明问道，心中好生惭愧，自己出来时竟没有发现。

“是孟祝祺派来监视我们的，我把他抓住了，逼问下招供说傍晚时发现了我们一行人来到庄园，那个朱彪他是认得的，而且已经跑回镇里向孟祝祺汇报了，孟让他继续监视。”师太说道。

吴道明潜入婺源黄乾穗家中，已经偷听到了黄乾穗和孟祝祺的谈话，所以并不感到意外。

“现在那人呢？”吴道明问道。

“已经被我点了穴，扔到树丛中去了。”师太回答说。

吴道明沉吟道：“看来我们得及早离开这里了，天亮以后，黄乾穗他们就要来了。”

吴道明讲述了自己偷听到的谈话，然后对师太说道：“师妹，现在我们就去同寒生辞行，叫上朱彪、残儿一起走，天亮后就来不及了。”

师太点点头，两人纵身跃过高高的围墙，轻轻地落在了院子里。狗舍里，睡眼惺忪的笨笨探出狗头，望了他俩一眼，随即翻身又迷迷糊糊地偎着黑狗睡去了。

吴道明敲开正房的房门，朱医生父子重逢，交谈了大半夜，此刻刚刚入睡。

吴道明和师太进屋后把当晚发生的情况详细述说了一遍，朱医生感到事态严重。

“寒生，去叫醒朱彪和残儿。”朱医生吩咐道。

不一会儿，朱彪和残儿匆匆走进屋来，身后跟着怀抱孩子的沈菜花。

朱医生简要地讲了发生的情况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们只好马上启程了。”

“寒生，这是我从太极阴晕里取出来的太极卵，一共是二十七枚，现在交给你，用

在需要它的人身上吧。”吴道明将那帆布口袋递给了寒生。

寒生打开布袋，露出了五色土卵，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会用在需要它的地方。”

沈菜花站在一旁看见后，忙悄悄捂住自己的腰间，她那儿还藏着一枚黄色的土卵。

刘今墨牵来了三匹马，朱彪和沈菜花母子骑一匹，吴道明与师太共乘一匹，残儿单独骑一匹，趁着黑夜，离开了南山村，一路向南疾奔而去。

寒生的家中，外人只剩下了老祖母女和妮卡，再就是刘今墨了。

兰儿悄悄拉住寒生，说道：“我离开原来的草房时，带走了那几枚土卵，现在与这袋子里的一起藏起来吧。”

寒生点点头，找了把锄头在院内的一株梔子树下挖了个坑，然后将所有的太极土卵都埋了进去，填好土平整好地面，使之看不出来。

村里的公鸡在打鸣，东方现出鱼肚白，黎明就要到来了。

上午十点，一辆吉普车晃晃悠悠地沿着新修的砂石小路开到了庄园前。

车门开了，黄乾穗走了下来，身后跟着垂头丧气的孟祝祺，手里还拎着两大网兜水果，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红封皮书，丢失了太极土卵，昨晚他被姐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。

大门口站着个满脸紫癜的老男人，怀里抱着一个皱皱巴巴的婴儿。仔细一看，黄乾穗心下却吃了一惊，那丑陋的男人正敞胸露乳地给孩子喂奶……

“噢，黄主任、孟主任来啦。”站在院子里的朱医生率先打起了招呼。

黄乾穗眼睛瞄了一下，院子里还站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，面容十分俏丽，具有明显的异族特征，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野菊花的自然香味儿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“哈，朱医生，怎么样？房子还满意吗？这位小同志是谁呀？”黄乾穗嘿嘿笑道。

朱医生说道：“她叫妮卡，是寒生的朋友，来自苗疆。”

“嗯，不错，这位苗族小同志长得很漂亮哦，是共青团员吗？”黄乾穗的眼睛不住地上下打量着妮卡。

妮卡是苗疆的落花洞女，苗疆与中原汉地风俗本就不一般，苗女绝不像汉人女孩那样见人害羞和胆怯，黄乾穗盯着她看，妮卡并不在意，反而睁着那双清澈纯真的大眼睛，落落大方地注视着面前这个中年男人。

“黄主任，二位请屋里坐。”朱医生招呼他俩进屋说话。

可惜啊，只是一个民间女子，对建国的事业无甚帮助，否则娶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做儿媳还是蛮不错的，黄乾穗寻思着。